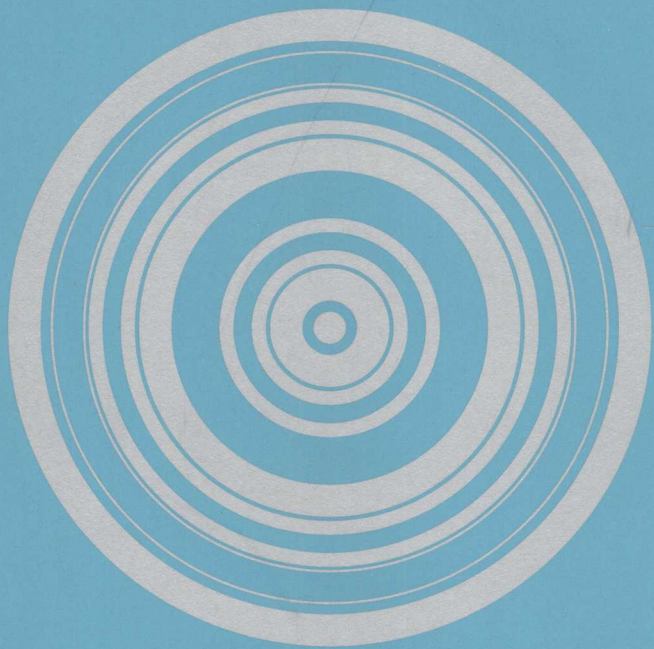


世界 > the World

查默斯·约翰逊再以“醒世之言”
(约翰·道尔语)为美国敲响警钟。他在
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利坚帝国扩张无
度,已危及美国的共和制度。

美国共和制的衰亡

帝国的警钟



[美] 查默斯·约翰逊 著 周洁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帝国的警钟

美国共和制的衰亡

〔美〕查默斯·约翰逊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的警钟：美国共和制的衰亡 / (美) 约翰逊著；
周洁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6
ISBN 978-7-108-03137-2

I. 帝… II. ①约…②周… III. 政治—研究—美国
IV. 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9636 号

责任编辑 张志军

封面设计 张 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6—5010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张 13

字 数 260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41.00 元

涅墨西斯

希腊神话中的
惩戒女神，
人类违背自然
和正常秩序的行为
以及滋生该行为的傲慢自大，
都将遭到她的惩处。

序言 《反弹》三部曲

奥萨马·本·拉登何许人也？让我换个说法。奥萨马·本·拉登究竟何方妖孽？他是美国的家族秘密。他是美国总统的有色复制品。他是所有标榜美好和文明的野蛮胞弟。他是借由贫瘠世界的一根剩骨被抻捏成形，而将那片世界化为废墟的正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它的炮舰外交、核威慑、蛮横无理的“全谱优势”战略、对美国之外生命的漠视、粗暴的军事干预、对暴君和独裁政府的支持，而美国残酷的经济计划更像铺天盖地的蝗虫一样把贫穷国家的经济蚕食一空……如今，家族秘密已被曝光，一对孪生兄弟彼此渗透，越发难解难分。

阿伦达蒂·罗伊

《卫报》，2001年9月27日

《帝国的警钟》是无意而成的三部曲之最后一部。我试图解析傲慢的美国政策如何步入歧途，如何把我们引向一连串的灾难，陷我们于越战式的耻辱和失败之中，甚至把我们前从前的“超级大国”搭档苏联式的没落降于我们的头上。如今，这样的命运可能已无法逆转；仅对政府和臃肿的军队做零打碎敲的改革已是回天乏力、为时晚矣。

我本来没有计划就美利坚帝国的没落和崩溃连出三书，但各类事件对我的写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0年3月，早在“9·11”发生之前，我以多年东亚教学和相关写作为基础出版了《反弹》一书。那时，我已领悟到，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地的秘密行动和行为早晚会掉过头来像梦魇一样纠缠我们。“反弹”不是盲目的复仇，而是针对我国政府在海外实施的隐蔽的非法暴力而采取的报复行为。政府在美国公众面前讳莫如深（而对于接受一方的百姓来说，这些行动却几乎是光天化日下的暴行）。“反弹”一词由中央情报局发明，1953年推翻伊朗穆罕默德·摩萨台政府之后在“行动总结报告”中首次使用。这次政变把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推上舞台，但1979年他又被伊朗的革命者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赶下台。阿亚图拉·霍梅尼取代了国王，他的政府正是伊朗现任反美政府的前身¹。美国第一次“政权更迭”的秘密冒险行为，即已招致某种形式的反弹。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则明确地告诉我们，这远非唯一的一次。

“9·11”之前，《反弹》没有在美国引起关注。在书中，我预言我们的海外隐蔽行动政策有一天将掉过头来像梦魇一样对我们纠缠不休，“9·11”为它注入了新的含义。许多美国人不禁要问，布什总统

也在问：“他们为什么仇恨我们？”招致仇恨的祸根不是我们的民主、财富、生活方式或我们的价值观，而是我们的政府对那些人民的所作所为。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针对美国的反击似乎凭空而来，就像9月的那个清晨飞机从天而降，因为他们对事件的前因后果一无所知。“9·11”的恐怖袭击是现代国际关系中反弹的最典型例证。我已在三部曲的第一本书里预测到会出现针对美国的报复行为，但我没有想到它会以恐怖袭击的面目出现，更没料到我们的政府应对危机时表现出如此惊人的无能。

2001年初秋那个不幸的周二早晨，被劫持的飞机自杀似的撞向标志性建筑。人们很快醒悟到这就是五角大楼的所谓“非对称性战事”（这次，官僚的行话罕见地比普遍使用的“恐怖主义”更反映问题的实质）。我和国内的朋友、同事们一起猜测是什么人策划了这次袭击。最先进入脑海的并非伊斯兰圣战者（自由战士）——我国最大规模的秘密战争的骨干精英们，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阿富汗招募并武装了他们，然后将他们投入对抗苏联的战争中。因为日子的巧合，我们大都联想到智利人：1973年9月11日，中央情报局秘密帮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推翻由左翼人士选举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有些人则认为，1967年由美国扶持上台的希腊上校的受害者们是此次事件的元凶；还有人想到，冲绳岛被我国军方霸占长达60年之久，可能是他们在发泄怒火。危地马拉人、古巴人、刚果人、巴西人、阿根廷人、印度尼西亚人、巴勒斯坦人、巴拿马人、越南人、柬埔寨人、菲律宾人、韩国人、中国台湾地区人、尼加拉瓜人、萨尔瓦多人，还有更多

的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对我们发动袭击。

布什政府却使出浑身解数转移我们的视线，防止我们把这一系列自杀式袭击与我们自己的行为联系起来。在2001年10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布什总统提了一个问题：“我怎么看待某些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恶毒仇恨？”然后他自问自答：“我的看法是：他们对我们的国家怀着深刻的误解以致反目成仇，这让我感到震惊。是的，我十分震惊——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感到难以置信，因为我很清楚我们是多么优秀。”布什当然不肯承认，美国也对“9·11”负有一定责任。2004年在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布什断言：“美国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招致恐怖暴力，美国的让步也不可能令它平息。恐怖分子在2001年9月11日对我们实施袭击不是瞄准我们的某项政策。他们根本是与我们势不两立。”²

但是，奥萨马·本·拉登对袭击美国的原因解释得十分清楚。袭击发生几个星期后的2001年10月7日，在半岛电视台播放的一段录像中，他列举了仇恨美国的三个原因。1991年至“9·11”期间美国对伊拉克的强硬制裁：“100万伊拉克儿童因此而丧生，他们又做错了什么”；美国对以色列和被占领土的政策：“我向真主发誓，美国将永无宁日，直到和平降临巴勒斯坦……”；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驻军和军事基地：“直到所有异教徒的军队（美国士兵）都滚出穆罕默德的土地（沙特阿拉伯）。”³他的话里没有一个字提到穆斯林对西方文明的愤怒；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的追随者们对“西方所崇尚的自由、宽容、经济发达、宗教多元化和普选权利充满仇恨”，像总统指出的那样。《纽

约时报》通讯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劫机者们没有开出他们的条件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主张，“他们的行动就是主张”，他的观点同样站不住脚。⁴

刻意掩饰或回避“9·11”与美国政策之间的联系对于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来说倒是正中下怀。电视福音传道者派特·罗伯特逊及后来的杰里·福尔韦尔一道宣称：“那些自由民权组织、女权主义者、同性恋及堕胎的支持者们都对恐怖袭击负有责任，因为他们的行为激怒了上帝，上帝在惩罚美国”，他们掀起了一场仇恨所有穆斯林的宣传攻势。吉米·斯瓦加特称穆罕默德为“性变态”和怪胎，并建议将美国的穆斯林留学生们全部驱除出境。⁵五角大楼也在这场宗教混战中添油加醋，国防部负责情报的副部长帮办威廉·G·“杰瑞”·博伊金陆军中将一身戎装地在公开场合叫嚣，“他们”仇恨我们，“因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布什是上帝派到人间的领袖，特种部队受到上帝的赞许，我们的敌人是“一个叫撒旦的家伙”，我们只有“以耶稣之名”才能打败伊斯兰恐怖分子。⁶事后官方对他的言论竟未置一词。

很少有美国人对“9·11”袭击的深层原因进行严肃的反思，布什政府因而得以混淆视听，使情况愈发糟糕。我当时认为，我们不该把恐怖袭击当成战争挑衅行为，而应视之为对无辜者的犯罪，5年之后我仍持这样的想法。我们应该像对待犯罪集团一样对抗基地组织。把当时的情势称为“紧急状态”要比“战争”更加明智，英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对抗马来西亚游击队时就采用了这种策略。“9·11”之后第二

天，伦敦《泰晤士报》前编辑西蒙·詹金斯颇有见地地写道：“昨天的事件虽然把我们抛入恐怖的深渊，但它乱不了我们的方寸，我们绝不允许它兴风作浪。这是一次人类灾难、一件暴行、一桩罪恶、一场世界无法彻底摆脱的疯病的发作。但它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它无法动摇世界力量的平衡，哪怕一分一毫。它不是一桩战争行为。美国在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不会被削弱。民主的根基没有受到损害，除非我们自己听之任之。”⁷

如果我们听从了詹金斯的忠告，我们可以延续与民主阵线盟友们的合作、保留住他们的信任，并以“9·11”受害一方的身份将恐怖分子推上被告席，赢得所有法庭的支持和基地组织求之不得的民心、民意。我们或许可以从根本上避免虐待战俘和践踏《日内瓦公约》，并杜绝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随便抓人、对他们酷刑相加的罪行。美国政府完全无需向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编造所谓伊拉克核威胁的谎言，进而发动一场莫须有的预防性战争。

我们的做法却正好相反。我们削弱了与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伙伴关系，却在伊拉克把亲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势力扶上政治舞台⁸。我们无视战略专家们关于有效对抗恐怖主义的全部忠告，发动了一场针对地球上最贫穷、最弱势人群的高科技军事行动。在阿富汗的狂轰滥炸把我们20世纪80年代在对苏战争中通过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及顾问而建立起来的一切“变成一片废墟”，同时给“军阀、强盗和鸦片生产注入生机”。⁹在伊拉克，我们的“震慑”

行动^[1]让人们联想到1258年蒙古人对巴格达的袭击¹⁰。2001年9月20日在对国会的演说中布什总统宣称，即将爆发的战斗是全球性的，美国将给对手以直截了当和简单有效的打击。他说，你“要没站在我们这边，就站在了敌人一边”（他没有意识到耶稣和列宁早在他之前说过同样的话）。他的行动在未来岁月中注定令我们在全世界到处树“敌”¹¹。

静观“9·11”后事态的发展，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帝国冒险的核心动力是黷武主义，美国对它的膜拜甚至超过了其他老牌帝国。令人痛心的是，美国已经没有真正的制造业，唯有武器制造是个例外。我们当之无愧地在全世界军火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名列前茅。我们因此而负债累累，但我们每年在军队上的开支仍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军费支出的总和。在《帝国的悲哀》中，我分析了黷武主义的本质，并揭露出黷武主义对他人也对我们自身的社会和政治系统所造成的危害。

然而，我们已在遍布世界的737个军事基地派驻了五十多万美国人，他们包括军人、间谍、承包商、随军家属等。这些军事基地分布在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其中多数国家被控制在独裁政权手中，它们的人民对是否允许我们进入根本没有发言权。五角大楼在年度《基地架

[1] 震慑的概念由美国军事理论家哈伦·K·厄尔曼和詹姆斯·P·韦德于1996年提出，即指运用绝对武力优势等一系列手段，导致对手因受到强烈震慑而丧失抵抗的能力，从而迅速赢得战争的控制权。——译注

构报告》中发布了房地产保有量的数据，海外设施共有 737 至 860 个，这个官方数字是不完整的，全部间谍站和多处秘密基地或可能令美国尴尬的基地被刻意忽略了。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马纳斯的空军基地就没有列入其中。吉尔吉斯斯坦过去是苏联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用这块阵地来抵挡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并控制至关重要的里海石油。这份报告甚至漏掉了过去几年里我们在袖珍小国卡塔尔建立的三个基地，在 2003 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中它们发挥着最高指挥部的作用。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避免引起该国埃米尔的尴尬，当初是他把我们的“异教徒”士兵请进了门。同样，为了不使沙特政府难堪，也由于沙特籍公民奥萨马·本·拉登对我们公开表示的不满，我们不得不在进攻伊拉克之前的几年内将部队从沙特撤出并转移到卡塔尔。

设置这些军事基地的目的在于加强“战力投射能力”或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霸主地位。有了基地，我们便可以更方便地发挥我们全球“警察”的职能，并确保无论敌友的所有国家在军事上都无从对我们发起挑战。在《帝国的悲哀》一书里，我介绍了遍布世界的美国军事基地网，内容涵盖各类基地发生、发展的历史、为实现基地之间和基地与华盛顿之间的互通而创立的航空机构——“空中机动司令部”，以及通过各项“士气、福利、娱乐（简称 MWR）”计划向军方人员提供的丰富多彩的娱乐项目。提供“休息加娱乐”的设施包括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加米施军用滑雪场、两百多个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军用高尔夫球场、负责运送各兵种上将前往度假胜地的 71 架里尔喷气飞机及其他豪华客机，还有遍布东京、首尔、意大利的里维埃拉

海岸、佛罗里达的迪斯尼等地球各个角落、为军人及家属准备的豪华酒店。

美国人不会真正体会我们设在他国的基地结出的恶果，因为我们的本土上没有外国军事基地。我们从没亲身体验过我们的海外营地所制造的那些令人讨厌的副产品，诸如一墙之隔的妓院、酒吧夜半传出的争吵声、针对平民的性暴力，以及频繁发生的打架斗殴。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这些问题外加噪音和环境污染一股脑地灌注到当地人民的头上。我们那些无知而又霸道的士兵们常常向生活在基地附近的人们施加种族和宗教侮辱，还认为这样做天经地义。帝国主义的涵义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威胁使用或实际使用暴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人民。帝国主义是导致反弹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在全球的驻军制造了上述的威胁，成为反弹的导火索。

在全球驻防需要大量的士兵。兵役不再是1953年我在海军服役时的短期公民义务。从1973年开始，它已变成一种职业选择，那些试图逃避贫穷和种族歧视等社会痼疾的人们往往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随着伊拉克战争的恶化，非裔美国人在军队中的绝对人数尽管有所下降，但其比例仍超出它在普通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一倍。出于同样原因，军中的女兵半数来自少数族裔。这也是为什么高等学府里的年轻人会对美国的战争和隐蔽行动大都表现出不关己的漠然：如果没有征兵，这些事件于他们的个人生活没有丝毫影响，他们的学习和个人追求自然不会受此干扰。

“二战”、朝鲜战争或越南战争中的美国退伍老兵们根本无法想象

当今的军旅生活。军队已经取消了 KP（“伙房兵”），美国大兵没日没夜削土豆、土豆皮堆成小山的场面是“二战”老电影中常有的噱头，在今天看来会显得莫名其妙。这类事务现在已转包给为军队提供服务的私营公司，比如 KBR 公司（原称凯洛格·布朗·鲁特公司），它的母公司是哈里伯顿公司，迪克·切尼成为副总统之前曾在哈里伯顿担任首席执行官。对那些公司来说，这可是笔不错的买卖。入侵之初，伊拉克行动共 570 亿美元拨款中的三分之一被分配给了那些民间承包商，由他们负责各个基地的日常工作，包括供应伙食、驾驶卡车和大巴、提供保安等。

如果加上各项向私营公司外包的服务费用，我们每年花在职业化常备军上的开支达到约 7 500 亿美元。这项开支包括国防部每年不低于 4 250 亿美元的武器和人员工资的专项拨款（总统为 2007 财年申请的额度是 4 393 亿美元）、额外的伊拉克和阿富汗行动的 1 200 亿美元、核武器和能源部武器实验室的 164 亿美元、军事建设拨款议案的 122 亿美元，以及远高于 1 000 亿美元的退伍军人养老金、医疗费和伤残费（很多人在战争中负伤留下严重残疾）。¹²但真正为这些费用埋单的不是我们，而是中国、日本等亚洲投资国。我们以举债的方式使我们的财政和贸易赤字达到了当代经济史中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的黷武主义早晚会把我们的国家拖向破产的边缘。

2004 年总统大选之前，美国普通老百姓还可以推脱说：我们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伊拉克的非法入侵都是布什政府所为，他的上台不是我们的过错。2000 年，布什在普选中落败，最高法院介入后以 5 比 4 的

表决结果任命布什为总统。2004 年 11 月，尽管有关选票作弊的事情喧嚣一时，布什还是以 350 万的选票优势赢得了普选，从此他个人的战争变成我们所有人的战争。我们在总统选举上选谁不选谁并非问题的关键，因为没有一名候选人的主张能够扭转进攻性战争和黩武主义思想。政治系统的失误在于选举结果在本质上认可并肯定了“9·11”以来我们一直遵循的政策。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全世界都认为，发生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喀布尔的巴格拉姆航空基地、关塔那摩、古巴及遍布世界各地的秘密监狱里的虐囚事件得到了美国人的默许，也是我们放纵布什以“战时”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名义凌驾于宪法和国际法律之上。我们的经济被扭曲，背负上创纪录的赤字，我们的政府神秘而好斗；我们的外交政策建立在“预防性”战争基础上，其他国家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防卫准备，核扩散像瘟疫一样威胁着我们，而与此同时，我们还在进一步强化第一击的绝对优势，使本已庞大的核装备更加臃肿。

布什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导致军事失败，美国的情报机构信誉扫地，我们的政府在那里不甚保密的处所实施酷刑和非法监禁，所有这些无疑都构成当今美国危机的一部分。然而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践踏法律尊严的行径激起国际社会对美国越来越强烈的不信任感和厌恶。美国宪法第 6 条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合众国已经缔结及将要缔结的一切条约，皆为全国之最高法律。”1949 年的《日内瓦公约》对战犯和战时平民囚犯的待遇问题做出规定，美国政府积极响应并签了

字，公约也已得到国会批准。《日内瓦公约》即成为全国之最高法律。如果宪法还有其尊严的话，不论总统、国防部长还是司法部长都无权修改这些约定，也无权决定要不要遵守公约的规定。

尽管政府极力宣传战争将给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带去自由和民主，遭遇过我国军队的洗劫（并幸存下来）的百姓的生活却大都变得千疮百孔。一位不知姓名的勇敢的伊拉克青年女子开设了名为“巴格达在燃烧”的网站，她在2004年5月7日写道：“我真不明白，美国人看到【阿布格莱布监狱】血腥图片时怎么会感到‘震惊’。你们不是没见过军队打破门窗，恐吓妇女和儿童……骂骂咧咧、大呼小叫、推推搡搡，把人掀翻，再踩上一只脚。你们不是没见过军队冷血地向平民射击。你们不是没见过他们对城镇狂轰滥炸。你们不是没见过他们驾驶坦克和直升机烧毁汽车、杀害百姓……有些邮件要我给出答案或建议。好，今天我要告诫你们：停止强奸，停止施虐，停止杀戮，趁着还来得及，赶紧滚出去，现在醒悟还不算太晚……骚乱？内战？让我们自己来操心吧。赶紧带上你们的傀儡、你们的坦克、你们的超级武器、你们的愚蠢政客、你们的谎言、你们的空头支票、你们的强奸犯、你们嗜血成性的虐待狂，滚吧。”¹³

2004年7月，佐格比国际调查公司对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3300名阿拉伯人做了一项调查。当被问及“在你的心目中，美国最棒的东西是什么？”几乎所有参与者的答案都是“根本没有”。目前约有13亿穆斯林生活在世界各地，约占全球人口的22%。在我们的政策之下，他们几乎全都站到了美国的对立面。¹⁴

遗憾的是，我们的政治系统以其今天的状况可能已无力拯救美国，指望总统或国会站出来对抗五角大楼、秘密情报机构和军工集团的庞大既得利益是不现实的。如今，国防预算中 40% 的部分被列为机密，情报机构的笔笔预算皆是无头公案，就是国会议员有心实施监督，也无从下手。开支的暗箱操作和缺少问责制的监管虽在布什政府执政期内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国防部的“机密预算”却可追溯到“二战”时期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自 1947 年中央情报局成立，情报机构的支出历来就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要想拯救我们的共和政体，全面施行直接民主或许是唯一的途径。2003 年春季，在我们的军队开进伊拉克之前，地球上那些真正民主的国家中约有一千万人走上街头，强烈抗议即将爆发的战争，抗议乔治·布什，呼吁民主。他们当中有伦敦的 175 万人，纽约的 75 万人，罗马的 250 万人，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各 150 万人，巴黎的 80 万人和柏林的 50 万人¹⁵。但是，直到 2004 年 3 月 14 日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当选，这场运动才取得了唯一的胜利。民主的真正含义就在于：民意所指，重如泰山。萨帕特罗认识到 80% 的西班牙民众反对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随即撤出了西班牙军队。全世界民主政体的职责就是在自己的国家复制西班牙所取得的成功。

2003 年初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那个夜晚，我正在对有关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论述做最后的整理。我在书里指出，帝国的悲哀已在蛀蚀我们的生活，在未来的岁月中可能成为我们的宿命：永无终止的战争、